

光影良渚

杨亚伟

阳光像一柄磨亮的玉钺，悬在良渚古城之上。正午时分，时间在这里变得缓慢而清晰，仿佛五千年的光阴只是轻轻翻过的一页。黄土城墙沉默地铺展，稻浪在远处起伏，而风里仍带着远古的潮气——这是良渚留给我们的邀请函，以最炽烈的日光为印。

水是良渚最动人的语言。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静静躺在阳光里，那些用草裹泥堆筑的堤坝，曾驯服过肆虐的洪水。我蹲下身，指尖轻触夯土层里探出的草茎，突然明白先民将野草编入堤坝的智慧——柔韧的草根像网兜般牢牢抓住泥土。“这套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早一千年呢。”戴着草帽的讲解员抹着汗说，这既是水利工程材料的改良，更是对农业文明的永恒祭祀。

玉琮在玻璃展柜里泛着青光。这些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玉器，让我想起《周礼》中“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”的记载。良渚的玉匠们用燧石钻头在硬度6.5的透闪石上钻孔，一个琮王

需要耗费匠人十年的光阴。站在反山王陵的复原坑前，我忽然觉得那些玉钺不仅是权力象征，更是先民对天地秩序的虔诚摹刻。

穿过钢结构的游客中心，五千年前的台城突然撞进视野。考古队复原的黄土城墙在烈日下泛出金色，像一册被摊开的巨大竹简。好友老王忽然拽住我：“你看城墙投下的阴影，像不像玉琮上的神徽？”果然，锯齿状的阴影边缘与展馆里那件“琮王”的纹饰惊人相似，五千年的时差在正午阳光下瞬间坍缩。

莫角山宫殿区的解说牌在强光下有些反光。我们轮流用身体制造阴影才能看清文字：“此处发现35万斤碳化稻谷堆积”。老王突然指向西侧：“那边是钟家港古河道吧？运输这些粮食的码头？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看见芦苇丛中立着几根复原的木桩，午后的热浪让它们看起来像在微微晃动，仿佛仍有独木舟系纜其上。

考古工作站的浅灰屋顶反射着刺目光斑。张研究员带我们看

了最新发现的碳化稻谷。显微镜下，那些有着5000岁高龄的稻壳，仍保持着完好的稃毛。“每粒米都住着个太阳。”他指着检测报告说，这里的稻作农业已经实现规模化种植。我想象着秋收时节，穿麻衣的农人在运河边用骨耜翻土，陶罐里新酿的米酒正泛着细碎的泡沫。

雒山观景台上，日晷的投影悄悄偏离了刻度，阳光如同熔金般炽热而耀眼。一群穿汉服的孩子正在树荫下拓印玉璧纹样，蝉鸣声里夹杂着“沙沙”的摩擦声。有个小男孩突然举起拓片对着太阳：“老师！纹路透光了！”只见0.2毫米的阴线纹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色的血管，仿佛五千年前的光正沿着这些纤细的通道奔涌而来。这场景让我想起反山12号墓出土的透雕玉璜——原来良渚玉匠早就掌握了光的语言。

闭园前最后十五分钟，我们正站在南城墙的剖面展示区。夕阳将九米高的夯土层照得层次分明，每层

夯土都像一页日历。老王突然指着最下层：“看那道灰线！”讲解员闻声转身：“那是洪水淤积层，证明良渚人曾重建过被淹的城墙。”忽然觉得，这堵剖面墙就是最伟大的史书，连灾难与重生都如实记载。工作人员催促声中，背包里的矿泉水瓶突然掉落地上，水流渗入夯土的裂缝——这大概是今天唯一被允许的“破坏性考古”。

我数着柱洞离开，每个凹坑都盛满琥珀色的夕照。从纪念品商店买的碳化稻粒在掌心发烫，这枚时间胶囊里，还封存着良渚人最后一次收割时的阳光。良渚人相信玉器能沟通天地，而此刻我确信，阳光才是最好的媒介。

回程大巴上，老王翻看照片时忽然笑了：“你看，你的影子。”照片里，我站在城墙下，阳光穿过树叶，在我身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竟隐约拼出神人兽面的纹样。或许良渚的文明从未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在光与影的交错中，与我们重逢。

圆月

薛杨州

度过若干个中秋，若干个八月十五的夜，我和家人坐在院子里，品尝香甜的月饼，头顶皎洁的明月。年复一年地赏月，日复一日地变老，如今我已是头顶华发，满鬓秋霜的年龄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每次望着空中高悬着的一轮中秋明月，总想起小时候跟奶奶过中秋节的事情。

那时奶奶身犹强健，中秋晚上我依偎在奶奶怀里，痴痴地听她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讲那月亮上最高处长有一棵桂花树，桂花树下有一个碓窝子，有一只犯了错的兔子常年在那辛苦地推药。奶奶说，嫦娥住的月宫可漂亮了，那宫殿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所以月亮有时圆，有时缺；善良的人死后，可以像嫦娥一样飞到月宫，按做善事的多少分得一份幸福，那些做坏事的人要受到惩罚，就像那只兔子，一年到头都要辛苦地推药。奶奶的中秋夜话使我惊悚，心想一辈子千万不要做坏事，做好事死后可以上月宫。长大后，刚开始明白奶奶用那颗善良的心编织的美好的梦想时，当我刚有条件想为奶奶做点什么时，我的奶奶却飞向了梦中的月宫，从此每逢中秋节我家就少了奶奶。

我想起可怜的爷爷，他是村里出名的老实忠厚的庄稼人，犁耕耙拉，样样都做到精致。爷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黝黑的脊梁，每年夏收秋种，他挥着鞭子，赶着牛驴，扶着犁把，赤着背膀，不辞劳苦默默耕作在烈日炎炎的田野上。他就像一头辛勤耕耘的牛，只知劳作，不知享受，吃饭于他而言有咸菜辣椒窝头就行，他常说“窝窝头就辣椒，越吃越添膘”。爷爷一

生忠厚，他的口头禅是“能忍者自安”，从不与邻里发生纠纷，是有名的忠厚长者。爷爷的一生爱家人、敬邻里，为子孙尽责任，唯独没有自己。现在，他长眠在北山脚下，愿他在那边多保重，别再亏了自己！

我还想起因患肠梗阻而去世的父亲，一生辛苦而恋恋不舍离我而去的母亲，我没有勇气让柔和的月光抚摸我那近乎痛到极限的心。然而，月光像落花无情随流水，流水有意惹落花一样，我逃避它，它却偏偏将那合着浓浓乡愁，淡淡哀伤的月光柔情地洒给我。终于，望着这慈母眼神般的月光，我泪如雨下，我想父亲母亲，我怀念他们在时那个充满爱的家。

中秋月儿圆，现在我明白了，奶奶的月儿是圆的，可那只是幻想；爷爷的月儿也是圆的，但并不完美；父母的月儿是圆的，但它伴随我的时间太短。只有一家人在中秋之夜团聚在一起，才是最真最善最美的圆月！缺了亲人中的任何一人，都不能叫圆月，所以苏东坡说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。然而，亲人永远相聚只不过是一厢情愿，天下没有永远不散的筵席，亲人们现在在各处打拼，中秋能全家相聚也恐怕只是美好的期盼，但只要想起苏东坡的另一句词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即使不能圆月，心中或许有些释然。另一方面，无论何种原因亲人不能相聚，只要心头永远记着亲情与温暖，面对这皎洁、美丽的中秋之月，我想也应该是月儿真的圆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今年的中秋之夜，我家的月儿也会真的圆了。

迟到入秋才开花

韩钦明

还是在春天，友人送我两颗扁圆形荸荠一样的小球球，告诉我说，是剑兰，能开出很漂亮的花朵。

我找来一只好看的花盆，仔细填上腐殖的花土，小心翼翼地将两颗小球埋在里面，浇上水，放在窗下通风而有阳光的地方，等待它的苏醒与生长。

天气一天天转暖，风由僵硬变得柔和，阳光也由稀薄变成温馨，不知不觉，墙边的蔷薇花扑啦啦开了，一朵一朵你拥我挤，热闹了整个小院。

再看看种在花盆里的剑兰，似乎并没有被暖春的气息和蔷薇的热闹所惊动，仍然固执地静立在窗下晒着太阳，一如种下时的模样。

算来，时间过去有一个半月了。其间，我对它悉心护养，隔几天都会浇些水，或者松松土，期望它早日窜出叶芽，以不负春天，也不负我。可是好多天过去了，它依然无动于衷。那天，我实在忍耐不住，干脆扒开花土，看看它是否生根，发芽，结果令人失望——埋下时是什么样，还是什么样。两颗小球已经僵卧在花土里，似乎没了生机。

蔷薇花开到荼靡，接着石榴花也红彤彤地绽开笑靥，似乎一转眼就到了夏天。

可是，盆里的剑兰依然无声无息。我终于失去了耐心，白白地占着一个好位置好花盆，还留你作甚？于是想挖出来扔掉它。妻子阻止了我，说，又碍不着什么，先放一边吧。

我把一盆长满花苞的栀子花搬到窗下那个最好的位置，把种有剑兰的花盆随手丢在小院一处角

落里，不再理会它。栀子花果然不负我望，没几天，就开出洁白的花儿，一朵朵如展翅的白鸽，又似待飞的粉蝶，煞是好看。夏日的傍晚，馥郁的花香把整个小院熏染得一片芬芳。

进入盛夏，天气炎热，起起落落的风里都裹挟着烈日的味道。蔷薇在睡眠，石榴已结果，栀子花早已凋落，小院里没有了开花的植物。

某个早晨，妻子高声喊道：“快来看呀，剑兰发芽啦！”我急忙走到墙角，果然，被我遗弃的花盆里，竟然窜出一抹绿意。是剑兰，是沉寂许久的剑兰，窜出了叶芽。

小小的花盆里，两片嫩绿色的叶芽破土而出，挺直向上，剑兰果然名副其实、尖利如剑。仿佛一觉醒来的愣小子，两株兰苗一天一个模样，争先恐后地噌噌往上窜，似乎要将先前耽搁的时间弥补回来。

转眼入秋，晚风习习，两株剑兰已经含苞待放。我凝望着它，移不开视线。妻子走过来，话语里满是爱惜：“亏了当初没有扔掉它，入秋才开花，迟是迟了点，可迟开的花更美啊。”是啊，差点与它失之交臂，我心里有了一种失而复得的侥幸感。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看来，有些事，是着急不得的，要学会沉下心来等等看、再等等看。正如人们所言，花有花期，人有时运，只要在变好，迟一点又何妨？或许，当你把满腔的期望放下来、不再心心念念时，它会在某个时间里，给你带来一份意外的惊喜呢。